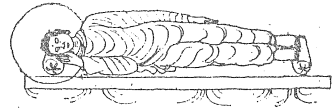


佛 經 精 選



佛 遺 教 經 白 話 註 釋

唐 湘 清

【經題】本經亦名佛垂涅槃略說教誡經，是本師釋迦牟尼佛臨終前遺留給弟子們的教誡，所以名為「佛遺教經」。經是恒常不變的法則，因為佛的訓言是恒常不變之真理，所以在佛教中，只有記載佛陀說的聖言，才能稱作經。

【譯者】本經是精通佛經的鳩摩羅什法師翻譯成華文，法師乃印度中天竺國人，生長在葱嶺以東的龜茲國，自幼即精通佛法。當我國南北朝的時候，前秦皇帝苻堅派將官呂光迎接法師到中國來，至後秦姚萇的兒子姚興做皇帝時，拜請法師為國師，這時法師翻譯了很多的佛經。

【序分】釋迦牟尼佛（註一）初轉法輪（二），度阿若憍陳如（三），最後說法，度須跋陀羅（四），所應度者，皆已度訖，於娑羅雙樹（五）間，將入涅槃（六）。是時中夜，寂然無聲，為諸弟子，略說法要。

【註解】（一）釋迦牟尼佛：佛教的教主，姓釋迦，意義是能仁，具有大慈悲；名牟尼，意義是寂默，具有大智慧。佛是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的聖者。（二）法輪：佛的教法，不停滯於一人一處，輾轉的傳佈

於人，好像車輪一樣，故名法輪。（三）阿若憍陳如：是最初受佛濟度的五位和尚之一，姓憍陳如，名阿若。（四）須跋陀羅：是佛臨終前最後度的弟子，他本來是一外道，到一百二十歲時，聽說佛將去世，方始前往佛陀處聞道。（五）娑羅雙樹：娑羅是堅固的意思，因為這種樹四方各二，各各一葉一枯，上枝相合，下根相連，故名雙樹。（六）涅槃：涅槃是不生不滅，脫離了生死的苦海。佛是脫離生死苦海的聖者，故佛的去世，謂之涅槃。若凡夫的死，仍在生死輪迴中受苦，就不能稱涅槃。

【白話】釋迦牟尼佛最初推動佛法巨輪的時候，起先度了阿若憍陳如，一生所度的衆生，固不計其數，到了最後說法，還度了一位須跋陀羅。當時應度的人都已度畢，就在娑羅雙樹的中間，準備離開這人世。這時正是夜闌人靜，鴉雀無聲，佛就對着許多弟子們，大略講述佛法的精要。

【釋義】這一段是本經開首的序，以明這一部經乃佛陀對弟子的最後遺言。那麼我們佛弟子尊重此經，應如孝子尊重父母臨終遺囑一樣。

【釋義】佛的遺訓，是教誡四衆弟子的。現在經文中獨舉和尚，因為和尚是四衆之首，所以僅舉和尚，以為四衆弟子的代表。戒是制惡趨善的規律，因此當佛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，佛去世以後，以戒為師。持淨戒（註一）者，不得販賣

一、正宗分
汝等比丘（註一），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（二），如闍遇明，貧人得寶。當知此是汝等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。

【註解】（一）比丘：是受具足戒的出家人，俗稱和尚。亦名乞士，內乞法以養慧命，外乞食以資色身，故名乞士。（二）波羅提木叉：就是戒律。也翻作別解脫或處處解脫。

【白話】各位和尚們：在我去世以後，你們要特別尊重珍敬我所制訂的戒律，這樣就能好像黑暗中遇到光明，貧窮人獲得財寶一樣。要知道戒律就是你們的大師，只要戒律維繫不失，就同我活在世上，毫無二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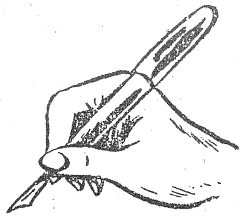
【釋義】佛的遺訓，是教誡四衆弟子的。現在經文中獨舉和尚，因為和尚是四衆之首，所以僅舉和尚，以為四衆弟子的代表。戒是制惡趨善的規律，因此當佛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，佛去世以後，以戒為師。持淨戒（註一）者，不得販賣貿易，安置田宅，畜養人民、奴婢、畜生；一切種植及諸財寶，皆當遠離，如避火坑。不得斬伐草木，墾土掘地，合和湯藥，占相吉凶，仰觀星宿，推步盈虛，歷數算計，

皆所不應；節身時食，清淨自活。不得參預世事，通致使命，呪術仙藥，結好貴人，親厚嫫媧（二），皆不應作；當自端心，正念求度。不得包藏瑕疵（三），顯異惑衆；於四供養（四），知量知足，趣得供事，不應畜積。

【註解】（一）淨戒：清淨的戒行。（二）嫫媧：戲弄不恭敬的意思。（三）瑕疵：過失的意思。（四）四供養：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等四項供養。

【白話】守持淨戒的人，不能做販賣的生意，也不可安置田宅及畜養人民、奴婢、畜生等；對於一切種植的事，以及金銀財寶，都應當遠離，像避火坑一樣。還有斬伐草木，墾土掘地，合和湯藥，占相吉凶，仰觀星宿，推算盈餘或虧蝕，歷數計算等事，都不應該做的。更不可參預世俗，做一般使喚命令的事；至於以呪術仙藥惑人，或結好達官貴人，或親厚而戲玩不恭等行為，都是不應當有的。應該端莊自己的內心，以正念而求解脫，不可隱藏自己的過失，尤切忌顯羅怪異以愚惑民衆。對於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等四項供養應知適量知足，取得的供養，不可貪多而蓄積起來。

【釋義】這一節經文，大部分是對出家人說的。因為身作大丈夫的和尚，責任非常重大，



如何聯繫僑居海外的佛教徒？

本刊第二次讀者筆談會

編者的話

今天本刊第二次的讀者筆談會，討論的主題是「如何聯繫僑居海外的佛教徒」？

關於這個問題，中國佛教會當局，曾經因此次返國訪問的非華佛教居士林之建議，要求召開東南亞華僑佛教徒會議，而邀請了內政部、僑委會以及在臺北的佛教界諸大德先進，舉行過一次座談會，並且內政部長王德溥氏也非常贊助，不久便在臺北善導寺召開了籌備會議，會中對海內外佛教徒之加強聯繫，及佛教文化交流，互派訪問等事，發言甚詳，頗多寶貴意見。會後復推定：印順、道安、鍾伯毅、李子寬、張劍芳等為章程起草委員會委員，並積極推行籌備事宜。

本來，已經在積極籌備中的聯繫工作，似已毋需本刊再作筆談的必要，但是中佛會的籌備工作，究竟進行到什麼地步，並無詳細報導，而佛教界熱心人士，多表關懷，為了普遍給各方面人士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起見，由是利用本刊筆談園地，公開徵稿，承各地熱心僑教的大德同道，惠賜高見，經整理發表於后。

來稿仍以收到先後為序。

一、金義楨居士

新莊讀者·十月廿一日

如何聯繫的先決條件

本刊所舉辦的第二次讀者筆談會，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聯繫僑居海外佛教徒；這是當前不論整個國家或佛教都是極迫切需要推行的問題。在國家來說，今天中國正在領導世界執行反抗暴的艱鉅任務，而這反共的工作是全面總體性的；華僑是全面的一環，當然要與之聯繫；在這方面幾年來政府已做得很多而且做得很好。在佛教來說，我們除掉同是全面之一環外，更重要的是中國大乘佛教思想，正好仰賴僑居海外各地的佛教徒向各僑居地弘傳。試想用這樣的弘傳方法，不但可以減少我們不少的人力和財力，而所收的功効，一定會比我們等到培植好赴各地的弘法人員所弘揚的成就要大得多。因為事實上赴海外弘法並不是講兩次經，舉辦兩次皈依和受戒，就算已經建立好大乘佛教的新道場。實際上怎樣領導他們深入經藏去研究，依教奉行去實踐，這許多步步都需要人才來做帶頭示範作用；就是除去人的問題還有很多技術和經濟上的問題，老實說，決不是今天我們的現有力量 and 短時間的訓練所可以肩負的。假使能

運用到僑居各地的佛教徒力量，不僅是時間上我們可以佔得很多便宜，就是經濟和技術都可省去我們不少的外匯。要想達到這個目的，就得看我們怎樣來做這個聯繫的工作。

談到「聯繫」，不免就使人想到在今天中國佛教界的情形，究竟應該由誰來負擔聯繫中心的責任？假使沒有一個聯繫的中心，海外各地的佛教徒，他們又向祖國的誰來聯繫？當然政府中的各僑務部門都可負擔這個工作，事實各僑務部門也確實在做這一類工作；但是他們所做的聯繫工作是策重在反共的大業上，並不會管到弘傳大乘佛教上呀！政府聯繫的對象是全體華僑，而不是僑居海外的佛教徒呀！再說這幾年來，從許多回國的僑團中，雖也有許多是僑居海外的佛教徒；由於回國時間的短促，和政府預排定的日程；再加上我們本身沒有一個可以負擔聯繫的中心，也沒有一個用短時間可以予人瞭解的佛教機構；他們又從那裡去接觸到幾多祖國的佛教呢？假使有的話，也只不過是各地個別的歡宴罷了。這樣對感情的交流來說，我們不能否認他的價值；但是對整個佛教的策略來說，那就差得太遠了。所以我說要去聯繫僑居海外佛教徒，先應該怎樣樹立聯繫海外佛教徒的中心；

應以全副精力鑽研甚深的佛法，弘揚於世界，教化眾生脫苦為唯一職責，那可做「種福」「販賣」等事，而與世俗的人爭利呢！這樣看來，以前有人主張和尚要種田，美其名曰「農禪」，主張和尚要做工，美其名曰「工禪」，更有人主張和尚參政，都是不合佛法的。要知和尚從事弘法利生的精神生產，其貢獻遠在農工等物質生產之上。所以佛陀主張和尚應從事崇高的精神生活，不可追求物質，並不是教世俗的在家人都放棄農工等生產。和尚以佛法的精神食糧供養給世人，世人以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等物質供養給和尚，這是很合經濟學上分工原則的。但和尚受世人四項供養，應適量知足，不可蓄積而有增長貪慾之患。（待續）

預約釋迦佛陀畫傳者

- 瑞今法師一百本。楊乘光五十本。煮雲法師三十本。林長清十本。張啓明各二十本。曾玉暉十六本。悟稱十五本。明修法師、葉天護各十一本。熊炬明、郭自得、林月仙、王維守、邱周月華各十本。蕭見德、陳煌琳各五本。李清水四本。宋郁蘭、張福祥、尤彩華、葉丑、鍾永吉、楊金全、善照法師、青林法師、鄭偉聲、杜芳洲、許文言、顏傳枝各二本。鍾德生、張國光、羅雲忠、王承先、陳金明、黃萬祥、吳敬軒、蕭寶炬、麥肇青、楊欽生、林振海、林振培、李福民、王光吉、莊傳沛、雷通明、姚素高、戴添丁各一本。（恕不稱呼）